遍志堂經解

D 12
1.411
901

門 12
佛卷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

襄公二 周靈王八年 晉悼十年

九年春宋災 公羊作火

公羊曰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左傳謂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之與天何以致其辨二傳所言亦强求其說耳蓋書災者正也書火者傳録之誤也外災所以書以來告故其不告者史亦略之而已矣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通志堂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成之母襄之祖母）

穆姜始與僑如謀去季氏事不克爲行父所幽在廢宮十餘年與鄭莊之母武姜居於城潁無以異也鄭莊雖有黃泉之誓未幾復爲母子如初成與襄父子以闇庸相踵穆姜終爲季氏所幽不得出以逮於死魯國之大曾無有如潁考叔之悟其君者畏季氏也傅爲行父取穆姜之喪具以葬齊姜虧姑而成婦其用心爲可誅矣嗟夫行父幽穆姜宿取卞意如逐昭公自後世而言懿師昭之類也有國者其以是爲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切）

秬文之霸也皆有以大服諸侯之心諸侯心服而楚知所憚而不敢肆此所以霸也晉悼始立爲宋圍彭城得其諸叛以歸義聲由是遠暢故鄭陳先後來歸有可霸之望及鄢之會不能爲鄭討賊陳侯觀其無政逃去不盟晉之爲晉亦可想矣尚何霸之足言乎夫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伸其霸討惟欲强其從我今日而會明日而盟又明日而戈或一歲而再會再伐諸侯疲於奔命自文襄以來所未有也盟于戲鄭實未嘗服其載書曰自一

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鄭固侮其無能矣師未出境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所幸吳子來會有以壯中國之威而褫鄭人之魄不然晉楚交兵殆未有已也然則春秋猶以同盟書何哉曰此徧責諸侯之同乎是盟者也晉人不能爲鄭討賊諸侯無忿嫉之心而猶預於伐鄭以爲此盟是故書同以責之書伐鄭書同盟皆貶也非所當同而同者也

楚子伐鄭

胡氏謂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愚謂此論雖美非事實也晉悼之失在於不能庇鄭而惟强鄭人以從已所幸吳師擬楚人之後楚不得以逞鄭卒服從今乃以善避寇者爲善陣楚若不退鄭之存亡未可知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義已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是會壽夢實來或曰柤之殊會圄自是楚始知畏鄭亦來附春秋其與之乎曰春秋貴分而不貴勢貴義而不貴權尊吳以抗楚待吳以會王世子之禮屈分而從勢略義而從權春秋

不與也故序會于戚吳以人進殊會于柤吳以號舉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或曰不殊會而吳不至則將若何曰吳固願通於中國晉人當率之與俱朝王寵以王命而隆其爵秩彼將踴躍自勵以與楚敵雖不殊會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妘姓國祝融之孫

晉人率中國諸侯會吳于柤爲服鄭也爲攘楚也壽夢甫預於會晉乃率之以滅偪陽嘗讀左傳至此殆不可曉及觀穀梁傳則曰遂滅偪陽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范氏注時實吳會諸侯滅偪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役也何氏注公羊亦曰惡諸侯不崇禮義爲强夷開道以滅中國故疾錄之觀公穀二說則知偪陽之滅蓋吳意也偪陽近於彭城乃吳入中國之路必吳人與之有怨而欲滅之非晉意也晉方會吳以謀楚乃以諸侯之師久頓偪陽而滅之曰以封向戌非事之所急實吳人之意而晉爲之役如公穀之說可無疑矣春秋書遂滅偪陽責晉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案傳鄭弑君者公子騑其執政也晉所以不敢加問何懼騑之勇於從楚而亂臣賊子反因是肆行

罔所忌既動師從楚伐宋又伐衞且侵魯西鄙晉
坐視莫如之何談春秋者亟稱晉悼之賢稽之於
事不知其所以賢

晉師伐秦

春秋於楚鄭伐宋之後繼書晉師伐秦責晉也諸
侯惟宋事晉最謹是以爲楚所疾今宋人受兵晉
不能急救猶可諉曰力之不及乃更出師伐秦秦
雖與晉有憾孰若宋人受兵之爲急乎置宋之急
而治己之私春秋所以責也不書大夫帥師微之
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序諸侯之上

左傳謂晉悼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其一也是役
也鄭不服乃戍虎牢以逼之鄭暫及晉平楚師至
即從之欒黶欲戰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而還遂還楚亦歸罃
雖不武然其言如此可謂能自反矣蓋必有以制
楚而後可以服鄭今望敵輒走而强鄭以必從晉
之從政者亦妄而已矣然則厥咎安在曰鞏之戰
鄢陵之役郤氏之功居多羣卿忌而陷之三郤既
死於是無復以身殉國者每遇楚至則相率引避

以爲得計晉自是日削卿族日強陵僭之萌自悼
而始○齊世子光
四國諸侯也國弱而卑齊強國也光復樹黨以伉
其君故晉悼以前日諂諸大夫者而諂之序之四
國諸侯之上紊周班以結強梗春秋不與也故直
書以志其過義又見亳城北蕭魚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者子駟也案左傳弒鄭僖公于會賊其首
也晉人謬爲聾瞶以行姑息之政反爲子駟所侮
叛而服叛視晉無有也至是惡稔罪盈假
于盜以迄刑誅春秋書盜殺公子而削其大夫
之稱貶也騑爲首發輒爲從穀梁所謂夷狄之民
加乎中國之君者也或曰此逆人也何以不去其
族曰盜實殺之討不以其罪也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書鄭今戍之而書鄭虎牢奪之於晉復
以與鄭也虎牢華夷之限前城虎牢而鄭服城之
效也晉不能綏鄭以德又不能震楚以威用兵無
寧歲及是以楚師方盛避而去之乃姑戍虎牢以
蓋其避敵之羞故春秋奪之而歸於鄭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此夷狄之救義初見僖公二十八年楚救衛
救固春秋所善然施之中國與施之外夷不同諸

夏爲戎狄所侵陵同盟之國帥師往救春秋所善也中國之諸侯叛而從夷盟主伐之而夷狄救之夷之救非中國之福春秋何取焉春秋明內外之辨正夷夏之分中國而從夷則夷之彼之救不救於我何有朝文定謂春秋善楚之能救殆不然也唐之叛將有意援於外夷而抗其君者與諸侯乞援於楚而敵中國者亦何以相遠即是而觀夷救之善不善可以坐判矣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侵鄭不書諱也此說深得經意是役晉之諸卿自知不能避楚而侵鄭北鄙以歸其潰不敗者幸也論者以爲善陣者不戰豈不誣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季孟叔孫氏各有其一二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注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無公室之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使公家倍征之）以貶季氏（貶季氏驅公民使歸己）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愚案作三軍諸說不同杜氏謂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以改作其說是矣但疏家又引魯

頌閟宮作公復周公之宇者云公徒三萬鄭氏謂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以爲僖公復古制作三軍矣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而貢重遂自減爲二軍至此復作三軍此亦揣摩而爲說非有所本也愚謂魯頌所云公徒三萬公車千乘者出於詩人歌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三軍之制至此季氏乘襄公之幼弱盜竊兵權始作三軍盡改舊制以魯國丘甸卒乘爲孟叔季之私有春秋書作三軍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實始作俑蓋三軍者舊雖有之每遇出征則大夫帥之以行事已則兵歸於甸大夫不得而私也今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矣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擁彊之戒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謂鄭侵宋以致晉師且將從晉愚謂鄭欲從晉則俟晉至而盟之可也不待侵宋以怒之此受命於楚而侵宋耳是秋復從楚子伐宋一歲再犯宋境彼於宋何憾直奉楚命不得自已何必曲爲之說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羊作京城北
左傳謂諸侯伐鄭觀兵于鄭南門鄭人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城北以爲鄭亦預盟諸侯反旆未及
國而鄭復從楚與楚子俱伐宋自二霸以來百餘
年閒小國之叛服固不常未有若鄭人今日之從
於晉楚蓋朝暮變不曰侮晉可乎良以晉之羣卿
實出楚大夫之下鄭人窺覘其無能故來則從之
去則背之實侮晉也然楚人內困於吳欲息肩而
不可故鄭終服從於晉勢使之然悼與其諸卿何

能爲哉同盟義已見九年于戲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或曰自晉悼始與楚爭鄭今始得之鄭自是不復
叛者二十餘年春秋其與與晉以霸乎曰否舜文王
聖人也所以自治者豈有未善當苗之未格崇之
未下則班師而敷德脩政而復伐務求其在我者
安有十年用武困天下諸侯而毒一國必其服而
從已而謂春秋與之乎曰舜之格苗文王之降崇

帝王事也以此望衰世之君其亦難哉曰非為是也晉之於鄭亦頗有所愧乎鄭僖棄夷而即華卻諸臣之請而從諸侯之會不勝其臣見弒而死晉明知之而不為討賊惟連兵伐鄭責鄭以必從夫亦當自反乎楚伐鄭無寧歲晉之諸大夫望敵輒走莫敢攖其鋒惟驅諸侯之人用之於鄭不能制楚之強惟欲責鄭以服夫亦知自反乎今楚人內懼於吳救鄭不力鄭知楚之不足恃是以叛而復來而晉有愧於鄭多矣更以服鄭為功而欲尸盟主之事乎齊桓在位四十餘年用諸侯曾不二三晉文在位十八年城濮大戰僅從齊秦宋之師至於未年不復再以諸侯伐國春秋僅與之以霸今悼公在位十五年無歲不興師律以春秋之法是當有黜武之罪何霸之足言乎或曰桓文之霸也少有不善則春秋人之厲悼之伐國春秋始終不去其爵何耶曰與之霸則責之也備此春秋待賢者之道直書其事而無所隱此春秋待衆人之道也蓋春秋以備書其事而無貶歲會歲伐春秋猶或貶之今也或一歲而再會再伐春秋備書其事而皆目其人貶之深矣先儒謂晉悼以至誠待人而鄭來服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吁悼之服鄭亦因其時而已矣使楚人不內懼於吳鄭雖欲不背晉

可乎愚觀晉悼以聲音笑貌而結諸侯之強臣卑其君而伉其臣實啗道耳誠安在哉左傳雜引諸侯之史以示其博彼皆國之私史何足盡信學者當原聖人之書法傳辭不足惑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諸侯悉師欲伐鄭鄭人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專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此矣

冬秦人伐晉

據左傳秦人伐晉以救鄭爲楚也士魴禦之爲楚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而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甘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作郠）

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郠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何氏謂季宿取鄆以自益也或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春秋之不與季氏何哉曰此春秋用法之變不可以例言者也宿始繼其父即首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

甸以爲已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爲國也是故春秋雖許大夫以出疆遂事於季孫特變文而示戒抑權姦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也）

公羊注以爲賢季子始卒其父非經意也楚方盛而吳獨能與之爲敵有功於中國甚大是故春秋特卒之壽夢之嗣子諸樊讓國於少弟季札季札辭之兄弟更讓不以傳其子是雖太伯之遺化而壽夢所以齊其家訓飭其子者從可想矣（餘義見二十九年季札來聘）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公作詩內滅國義已見隱元年無駭入極此）

魯滅國也內滅國書取公羊以邾爲邾邑左傳謂邾小國有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今從左傳春秋雖爲魯諱書取不書滅然亦責晉人之無討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康王立）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義已見成十五年會鍾離襄十年會祖

是會也左傳謂吳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范鞅數吳人之不德而退之甚哉晉人之逐利而忘義也急而求吳以抗楚也緩而退吳求以內交於楚也自是吳雖與晉作踈然其與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爲之下更勝迭負四五十年楚無一日之寧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實陰受吳之賜不然晉悼君臣雖欲避楚而苟安有不能得也○內大夫未有二卿俱使者此叔老與季孫俱得書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左傳謂自是晉人輕魯幣而重其使恐非春秋所以聯書之旨晉亦未嘗

加重魯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悼用十年之力率中國諸侯爭鄭于楚僅乃得鄭而又率之伐秦其勞諸侯而敝中國前所未有也蓋荀罃嘗持兵櫜秦有櫟之敗至是荀偃以諸侯之師出欲刷前恥而罷憊之佐强梗之大夫率之而不能進鼓之而不可作濟涇而次不得秦成遂大潰以歸自秦晉交兵五六十年出師無紀未有甚於此者據傳荀偃下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

竈唯余馬首是瞻欒厷軍帥也乃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衆於是皆還偃爲大將而其下擅引兵以還失律甚矣是行晉悼待於境上而諸帥略無所稟姑息之弊也晉自是始不能軍日趨於削奚其爲霸

己未衛侯出奔齊衛侯行獻公也

此孫林父甯殖作亂而逐其君杜氏注左傳云諸侯之策皆書孫林父甯殖逐君春秋以其自取奔止故不名逐君之賊先儒或有取焉愚竊疑之蓋君雖不君而臣不可以不臣林父以其私怒作亂逐君乃謂春秋歸過其君置賊於不討是豈聖人意乎蓋春秋於弑君賊則明著其誅死之罪於逐君賊則每垂人君失馭之戒故多以自奔爲文只以衛事而言林父者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其國政扈之萌已兆於此時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防患於未萌乃又從而激之方其命師曹歌巧言卒章吾謂其必有以爲先事之備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甚矣春秋以自奔爲文者著人君失馭之戒非謂林父所爲爲是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春秋自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凡書不遺皆所以討也此雖書衛侯奔

而不以名書見君之過微賊之罪大非謂林父猶有可原之情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爲其君諛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恐非聖人垂訓之本旨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愚觀春秋經而知晉悼心術之微矣邢丘之會國君在而獎其臣彼謂諸國之權皆在大夫是故以諂其大夫而陵替之漸逐徧於中國至戚之會而其心術之微者著於事矣孫林父逐君賊也乃使之得預於會是獎其逐君而教諸侯之大夫俾晉而爲逆吁其險哉自悼用師于鄭衛衎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今爲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霸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爲既不能然反聽賊臣立君己爲會以定其位前既置鄭賊而不討此復獎衛盜以成其篡此豈特桓文之所甚惡楚雖無道猶未至壞名檢苟以悅人若晉悼君臣之所爲也說經者惑於左傳之浮辭過爲稱譽愚稽之於事質之於經可褒者不二三可貶者十六七而其罪之最大者獎鄭馴扶衛林父尊魯

李氏亂人君臣之分苟焉以盟主自居左傳與之而春秋實不與也或曰自入春秋諸侯之輔纂黨逆者多矣子何獨責一悼公乎曰桓文之未興也固多輔篡之人逮齊晉繼霸此風頓息今悼身爲盟主威不足以震强暴德不足以懷小弱惟黨篡輔逆以媚道結諸侯之强大夫霸政自是始壞猶得謂之賢君乎義又見襄二十六年澶淵之會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聘而爲盟義見七年

諸侯之大夫聘而爲盟者有矣今向戌來聘公及盟于劉出國都而與之盟於禮爲伉然臧孫嘗及晉侯盟于赤棘晉欲懷魯不嫌其伉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邑也其稱劉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注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書劉不及單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以卿不行爲非禮愚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謀之於魯也今劉夏逆王后與單公俱行而夏獨至魯其亦詢度而後往歟周天子每有昏姻之事多以命魯單公爲逆王后而出不當更

適他國故使其屬來有所咨訪春秋非譏其來譏
其以官師而行卿事言王使之不當夏以官師而
尸卿事夏亦有罪焉耳是故以名書春秋歷十有
三王書逆后凡再祭公譏遂事劉夏譏非卿其合
禮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於魯本無憾忽以兵加魯自是四年之間北鄙
再被其虐左傳以為齊欲叛晉故侵魯以致晉師
其說是矣愚謂魯本非弱國所以不能強於自治
無臣也無民也四鄰交侵莫知所以為計也自季
氏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魯國之丘甸
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
亦見間而起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植而盜起於
內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柰何
而已書救成至遇譏可進而不能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緩而成為
齊所毀也此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郛城之於既毀
之後也寇之未至也無先事之備及其見圍救之
又緩逮其亡去乃帥師而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
國者於此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平公立）

晉厲以剛愎而殞其身考之於經猶有可書之事晉悼以和謹而得終譽考之於經實多可指之疵諸儒或未之察也鄭人弒君于會而不能爲之討賊惟黷於用師責以必從衛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而立剽不能爲之明正典刑反列林父于會而爲之定新君之位獎弒君賊春秋所貶也輔逐君賊又春秋所誅也至於隆諸侯之大夫俾伉其君于會自禍其國又禍人之國皆晉悼之爲也桓文以尊王而植霸業悼自得國曾不見其以尊王爲事何霸之足言最是蕭魚之會受鄭人工師女樂之賂而左傳更以爲美談良可怪也夫諸侯以伐鄭之故輸不及息者十餘年今受鄭賂分以賜其臣曰子教我和諸戎以正諸華今享其成願與子分之鄭之服楚之屈於和戎果何關乎不曰諸侯之功而曰和戎之效其謂諸侯何吁晉悼而不死吾不知其所以終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古閒字）

公羊曰諸侯皆在是而書大夫盟信在大夫也何

書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
穀梁曰渙梁之會諸侯失政也諸侯會而大夫盟
政在大夫也大夫不臣也公穀之義盡矣夫信在
大夫由權在大夫也權在大夫始不過用於其國
中旣而預於盟會伉其君則霸主實許之以伉也
雞澤之會大夫始盟表僑猶曰君盟其君臣盟其
臣未甚失也耶丘之會國君在而與其大夫爲盟
奨臣以伉君也至是會則君不盟而大夫自爲盟
彼謂權在大夫則信在大夫矣大夫旣盟則國君
可無盟崇大夫而卑其君甚哉晉君臣之任術而
不誠也平公孱君豈知爲此此皆厥考悼公與知

范諸人之所爲豈惟諸侯病之三家所以分晉實
造端於悼平之世或曰孫甯逐衛而立剽衛君也
剽篡國賊也自是剽以爵而預於會春秋其與篡
賊以爲君乎曰此以著其篡國之罪耳衛侯鄭之
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如其志
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卽以君位自居而
預於盟會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篡
竊之罪爲異日見殺之張本（餘義見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邾莒數侵魯疆魯訴之於晉晉人爲之執之邾莒
信有罪矣而魯之滅邾何獨無討乎豈惟滅邾當

計而晉之滅偪陽不當自反乎但知責小國之相侵而不知自反於義愚以爲邾莒力雖屈而心未必服也況執諸侯不以歸京師而執以自歸是無王也春秋書以貶晉

齊侯伐我北鄙 義併見明年秋齊帥師兩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以諸侯之師伐之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春秋之書之貶也始晉人謀遷許將以全安之也今而伐之又聽鄭伯以其師從鄭與許爲仇晉以鄭師伐許將全安之乎抑覆亡之乎春秋以鄭先晉誅鄭也亦責晉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齊高厚既逃溴梁之盟一歲之間再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求霸而已矣齊固無狀而魯之不能亦甚矣齊大國也魯亦望國也齊敢於伐魯魯豈不能禦齊而豹之告晉者其辭窮迫有朝不及夕之慮國無人焉耳春秋於齊侯圍成

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爲自治之計事急則求於晉以是而存亡定傾亦甚可鄙矣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一

襄公三（周靈王十六年晉平二年）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公殺之嘲是時魯邾交惡不以葬告不會故不書）

宋人伐陳

陳叛中國久矣晉不能治而宋忽興師以伐之爲中國撓楚也宋雖非強國自襄公以來世與楚人爲水火楚忌之宋亦不出楚下十一年楚鄭伐宋以撓晉也今宋人伐陳亦以撓楚是故春秋貴之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義見晉執石買）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桓三年之間五用師於魯春秋之書之以著其不戢自焚之禍明年諸侯同圍齊又明年桓死矣自葦之戰齊常屈於晉無役不從而內懷不平每欲釋憾於魯以致晉師今君臣異道而進埶亦險矣魯三家柬手無能惟晉侯之拯已晉而不救魯之宗社將為墟乎春秋不惟責齊亦閔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義已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

公羊曰白狄者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劉原父謂夷狄於中國世一見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是以春秋不與其朝原父之論固為據正但春秋之世所謂夷狄戎者多錯居九服之內又自以為先代之後明德之裔戎有姜戎狄有姬狄莫不負恃強大有陵犯上國之心魯之盟戎會戎苟求無事而已今白狄慕義願朝固非周制之所許拒而絕之有不可得故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直著其事不與其朝辨分而無絕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衛孫蒯淫獵於曹曹

人詢之孫蘭怒使石買帥師伐曹曹人訴之於晉石買以事至晉晉人執之晉知石買伐曹為惡而不知孫蘭父子逐君為大惡是故不與之以霸討劉說善矣但稱人以執亦有不盡譏者要當觀前後事以求春秋之意此執石買是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前是霸討或伐或侵或圍或入未有以同書者此特書諸侯會而同圍齊穀梁曰諸侯同疾之也或曰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而伐齊而春秋與之何也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以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望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未納好以揣摩議古謂劉夏之逆王后也乃魯人詔晉而賣齊告于王使薄其納后之禮以微者逆故齊侯怒而伐之晉當併治齊魯之罪先執魯侯歸之京師然後伐齊乃為兩盡考之傳劉夏逆后乃王使之不當魯實無所預似不必鑿為之說此近世

科場春秋之大弊愚竊不謂然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案左傳鄭伯從晉侯伐齊鄭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使告于楚故公子午伐鄭有純門之役既而子孔謀洩晉還吁使子孔邪謀獲逞則鄭簡不爲儁公者幾希穀梁子前謂鄭人以夷狄之民加於中國之君者公子騑也今騑已殉而鄭之卿大夫從夷之心猶未盡革子孔又將爲子駟之所爲正告晉人不能討鄭會之賊養成其惡以至今日諱公者何以辭其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自同圍齊至此間事隔年而諸侯不再序未不與晉以盟諸侯也諸侯同怒齊而伐之邾子身預戎馬驅馳之間又預于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況邾魯以疆事搆爭晉既討而執之今自齊來返當敘勤閔勞之時乃復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故繼是盟書執邾子取邾田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責晉也

穀梁子謂與人共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譏晉也亦譏魯也言邾子預於圍齊之役與晉魯同其險艱還未及境執其君而取其地春秋備書所以貶也左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自漸水歸之于我曰疆我田復舊疆也曰取邾田自漸水言魯人因復舊疆而挾霸國之威多取田於邾也或曰鞏之戰晉命齊歸我汶陽之田書取汶陽田不言取某汶陽田今書取邾田其非魯之故疆與曰傳謂疆我田取邾田者得聖人書法之旨矣魯因復舊疆而侵取邾田是故書以譏之耳公羊謂魯與邾本以漸爲境因漸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故坐以取田之

罪其義亦明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靈公也 莊公立）

齊靈廢嫡於兵敗國危之時齊光篡父於病篤垂死之際靈之暴光之逆所謂凶德參會萃於一時者也然跡其事之所從來正由高厚崔杼貪於得權以成此禍耳厚替其君伐本幹樹疣蘗已爲之傳思久於其位也孰知崔杼陰拱其傍爲謀更深一朝輔光以篡殺厚而兼其室遂相齊而志猶未

麋復殺光以自媚於晉亂臣賊子苟以患失爲心其禍至於殺身喪邦覆其族而後已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侵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則進退在大夫也穀梁乃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宜墠帷而反命乎介二說不同公羊正矣夫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此書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其已入齊境而能爲之旋師也當是時諸侯無義戰入人之境聞其有喪必將疾馳而往以爲逐利之計士匄之師非不強也乃能爲喪而亟返是故春秋録之墠帷反命未出疆之禮今既及穀當進則亟進退則亟退境外非侯命之地書其還善之耳何疑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厚齊之世臣也齊靈廢其太子而樹孺子牛爲嗣厚不能諫又從而傅之靈將死崔杼挾光以篡盡殺其父之黨厚亦死焉光與杼罪固當誅而厚亦有以自取矣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殺其大夫高厚著光逆也厚不去官以其爲君故死歟然其死視荀息則有愧不可以死節言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案左傳鄭人以西宮之難公子嘉知其謀楚純門之師亦嘉所召故殺之如傳所云殺之是也而春秋以累上書嘉不去官則其事猶疑也豈非罪狀未白子展子西志於分有其室誣以罪而殺之歟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陵許氏謂晉君微弱政在大夫動則列國事之非正也愚謂諸侯之大夫所以諂事晉卿者非爲國也植黨以伉其君耳晉大夫所以深結諸侯之大夫者亦非爲其國也同惡相濟云耳是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城武城

城西郛城武城皆所以備齊也晉爲魯大舉伐齊齊雖困而未服故魯人所以爲備者如此或曰春秋其與之乎曰不與也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度廢弛寇有不至至則危矣雖多城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或曰自雞澤以來皆書同盟是盟齊人始服何以

不書同盟曰著晉人之不能討有罪也齊靈廢嫡立庶世子光與崔杼内外合謀乘厥父疾革自外歸殺父之黨而代其位靈以悸死位固世子之所宜有迫而奪之則篡也篡而未定懼諸侯之有討是以亟預此盟晉人有志於霸當暴白光罪執而歸之京師執曰不然今幸光之來不度於義汲汲與之爲盟曾無一語問及其父所以死彼所以得立之故又安用盟主爲哉故春秋於此不與其同盟也不與其能服齊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此譏魯之叛盟伐國而晉不能討也晉人以魯之故執邾子取邾田歸之于魯此前歲事耳今會于澶淵公甫至而仲孫遽以兵加邾襄公孱君也豈知爲此蓋季氏挾晉大夫之援以陵暴小國爲逐利自豐之計耳其罪當討晉平不能及此惜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案傳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欲奉文侯之遺言求成於晉不克而死燮可謂得其死矣春秋稱國而不去其官録之也蔡人害燮者皆夷狄之人耳左傳乃云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左氏固不明於聖人脩經之旨而劉原父乃有取焉

曰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強之變之
智足以殺其身而已不類原父平日議論殆其舛
歟公子履變之母弟不奔中國而奔外夷不與其
兄同志書所以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母弟義初見隱元年

據傳二慶讒之于楚以為與蔡司馬同謀事晉二
慶夷狄之民不足深責陳侯身為國君生殺予奪
一制於臣下有母弟而不能庇之其亦可責矣黃
不奔他國而奔楚甘於從夷者也書奔楚亦以貶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此傳所謂三叛人之一也雖賤必書著其地叛也
或曰諸侯之臣自外歸而據其邑猶以叛書如孫
林父宋華亥宋辰等輩皆書某入於某邑以叛此
及莒牟夷邾黑肱皆以邑叛奔異國其罪浮於據
邑以叛者不書叛何也曰為魯諱納叛人也雖不
以叛書而去其族繫之於國著其以地叛君之罪
所以誅也繼公如晉而書則以見季氏專輒不請
責不在公也左傳載庶其之來季氏以公姑姊妻

之其從者皆有賜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爲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爲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善乎臧孫之言知庶其之爲盜知季氏爲受盜之主其言有合於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嗟夫晉爲盟主執心不平邾伐魯則執其君而取其地魯受邾叛人土田則併置不問何以服諸侯之心晉所以失霸此其一端也義又見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氏之愁惡有自來矣弒晉厲覆趙宗滅三郤書皆有力焉至盈之身則未有大咎據左傳盈之母士匄之女與其老州賓通懼盈之有討慫諸其父士匄也謂盈謀不利於范氏其父信之以此貶欒氏逐盈而殺其黨國中良士以盈故死者甚衆士匄實爲亂首晉自是始多故矣或曰如傳所言盈實無罪春秋去其爵而奔之何歟曰盈之奔也雖無可坐之罪計其平日事親之道或有未至焉耳欒祁雖有淫行而婦人之仁未有不愛其子者也盈欲防閑其母豈無其道今使其母以淫故而覆

夫氏之宗盈所以事其親者必有未至焉耳春秋去爵而書奔旨或在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連月日食義併見下二十有四年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晉自悼公得國於羣卿之手曲示優容而羣下暴橫不可制范匄者始年號賢大夫猶有父祖之風至是驕窶無狀受其家人女子之讒逞私怒逐欒盈而盡斃其黨叔向之賢幾不克免餘怒未已復為此會曰以錮欒氏既逐之又錮之入春秋以來大夫奔而極其所往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為平公者人非木石亦當詢之於衆曰欒盈其有罪乎為無罪乎黃淵箕遺靖郤為可殺乎為不可殺乎乃以一人之讒毀空一國之良士曾不問其罪狀之何若君之不君有若晉平者乎左傳謂是會也齊侯不敬齊之叛晉此其端也蓋有所俟而後動

十一月庚子公穀書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公至自會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案左傳亦以鋼欒氏也盈奔楚自楚適齊晉人恐其爲齊用復爲此會以重鋼之明年欒氏入于曲沃齊納之也及秋齊侯大出師伐晉專爲欒氏故二會之鋼鋼何益哉楚亟臣以罪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鋼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棄之何勞鋼焉此士匄自治其私晉平爲之會諸侯者再視楚亦有愧多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爲令尹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殺追舒而轘觀起夷之用刑亦慘矣罪未至死故稱國以殺是時中國無政晉齊魯衛之大夫皆竊主之權漸不可制而楚人猶能控御臣下令尹以罪而死者相踵春秋之書之抑楚之太甚奬晉之不及垂戒於後耳使晉君能施此刑於范匄父子及諸不軌之人則晉其庶幾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邾伯句卒

夏邾畀我來奔義已見二十一年庶其來奔

畀我者庶其之黨也魯既受庶其與其二邑復納其叛人天王不問方伯無討春秋再書三書責魯

也責晉也三叛無討見晉不綱魯之強臣得以肆行而無忌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導陳侯以叛晉即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者亦二慶也今二慶以陳叛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夷狄以專制中國也

晉欒盈復入于曲沃

春秋有一書而見二義者欒盈復入之類是也盈挾齊之援復入于晉晉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春秋猶書晉人殺欒盈

之情也及其興曲沃之甲犯國之都與其君敵春秋於是始誅絕之書晉侯伐衛遂伐晉

齊侯伐衛遂伐晉伐衛猶可伐晉甚矣目齊侯書遂伐以著齊光之不韙亦以見晉無政有以召齊之侮也或曰齊光之爲是伐以報平陰之役辭曰

修先君之怨春秋之不與何哉曰光固齊靈之賊也篡父得國其罪當討前日預於會愚謂晉人當聲其罪而執之明正典刑而晉不能也靈之怒非光之所可復也然則晉所以召侮於齊者何哉欒盈本無罪范匄父子以其私憾譖而逐之爲兩會以錮之齊光覩其政亂輔盈以讎匄實有所侮而動也然輔人之臣以敵其君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豈惟不能有濟禍罰踵之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一也而例或不同未可以槩觀也前此楚伐鄭而晉救之以大拯小救之善者也如狄救齊楚救鄭之類則夷狄之救中國視中國之救同盟不啻同也今晉人以霸國而受兵魯出師以援之事非至於甚急而春秋遽書救者譏晉無政召侮而失霸也此救之一字隨事而在不可例觀也晉爲盟主數世自秦楚之外未有興兵伐晉深入其國耀武而徐還如此役者雖未能敝晉而爲晉之恥亦甚矣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豈不信哉救而書次言力不足始具文而往以自結於盟主亦譏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宿之納邾盜也臧孫紇所與言者爲何如今乃

以媚道自結於季孫跡其所爲亦何以異於盜如紇者亦截截善諞言者也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以是爲紇之罪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抑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無罪未遽絶之至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光之援興曲沃之甲入絳都而與其君爲敵於是始明正其罪不繫之于晉而誅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斥之戮哉是時晉此無賢君羣下互相吞噬以兼併其爵邑亡同括者欒郤也而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欒氏者上句也而士匄之族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春秋爲此事六見之特書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人伐晉曰以報平陰之役師猶有名也還自晉不入襲莒無名之師也師出無名又爲盜竊之計潛行以襲人書曰齊侯襲莒著爵而書襲賤其以大國之君而行盜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孟孝伯

夏楚子伐吳

自鄭服於晉逮今幾年而楚不敢爭者吳爲之內
懼也是時楚共既殂嗣子始立未遑與晉爭諸侯
故鄭得以從晉而無南顧之憂論者歸功晉悼之
三駕可謂不深識當時之事者矣今楚始復伐吳
未幾又復伐鄭蓋其嗣君漸更世故是以來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義已見隱三年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朔此年七月八月連月書日
食疏家引曆術謂古無連月告食之事以爲秦火
以來後人傳寫之誤其說謂交前十五度交後十
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少去交近則日食
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
至後月之朔日　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初
天既匝來及於日或可更食今七月日食既八月
又食必無此理其意以爲日食未有在交初一度
二度者蓋以爲古無連月日食之事然漢高祖三
年文帝前三年日皆頻食此皆秦火之後以爲傳
寫之誤不可竊妄謂天度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
律而忽無窮之變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新唐
書亦拳拳論及此此處無從見之他日更當詳考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據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大水不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故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或曰是役也晉伐齊楚伐鄭以救齊晉書會而不書伐楚書伐而不書救何也曰齊晉楚皆有責也齊光之始立事晉惟恐其不至平不能君政在羣下光鄙而去之又從而伐之晉實有以自取乃爲此會曰將以伐齊春秋不與也鄭事楚幾年矣楚人內困於吳外懼於晉朝夕自救之不給鄭舍之而從晉豈其獲已楚不能於晉乃伐鄭以救齊亦非春秋之所與也齊光知事晉之爲恥不思去晉而從楚事夷之恥又甚於事晉尤非春秋之所與也故書會不書伐不書救不與楚以救也晉侯楚子以下皆以爵書非爵也以見中國夷狄之君皆無以大相遠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叔孫豹始再往以罕書也自是不書聘王愚謂春秋此一

書奬齊也亦以愧晉齊莊雖無道猶知翊戴天子
爲王城成周晉主夏盟日尋干戈惟事鬬略未嘗
以尊周爲意春秋因豹如京師特爲之書奬齊而
愧晉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是歲秋書大水冬復書
大饑書災而書異於平常書饑而書大災必有異於平常襄公微弱強
饑民之流亡困躓亦必有異於平常襄公微弱強
家用事民政不講國無比年之蓄春秋書以譏之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二

襄公 四 靈王二十四年 晉平十年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也景公立
或曰光之立也迫其父而奪之位蓋篡也今其死
迄正天討於例當稱國以弑乃獨著弑賊之名何
耶曰光固有當討之罪而非崔杼所得而討也導
光以篡者杼也今間其有怨於大國又從而弑之
蓋光因杼而得立不假杼以權杼實憾焉辭曰爲
晉弑君以自解於衆本非爲晉也是故坐以首惡
之罪左傳謂大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大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以是知春秋之世人
臣之弒其君者猶欲掩覆其事史臣若齊大史晉
董狐奮筆以書死止不避者能幾人哉蓋晉楚齊
之弒其君皆惡子強臣世大夫之所爲彼既不以
其實來告諸國之史又不敢自以所聞而直書其
事亦有已書而未能盡得其實者及聖人修經始
爲裁而正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彼謂隱
桓之弒舊史書之聖人爲之隱之愚竊不敢謂爲
然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人以是月出師弒君者未知
晉師之來伐齊者亦未知齊君之弒崔子旣弒莊
公聞諸侯之師及境持是自解於國人且以重賂
求成于晉杼之罪大矣泰山孫氏謂晉人當以合
諸侯之兵力聲杼之罪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不
當受其賂而及之盟故春秋先書崔杼弒君繼書
諸侯爲會爲盟責晉深矣愚謂前日齊光篡父晉
不能討而及之盟今崔杼弒君晉復不能討而受
賂與之盟而定其位齊固不競而晉之爲晉日趨
於下止形見矣孫氏之學簡而嚴有得經意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前年楚子陳侯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以爲此役既入其國陳幾亡矣鄭人復舉以歸之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入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餘義又見是冬公孫夏再伐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同盟變例義已見襄三年

晉會諸侯干夷儀曰將伐齊齊人以弒君爲說晉之君臣納其重賂爲之止兵而要諸侯以爲此盟春秋所惡也凡書同盟變例有三前已及之同外楚同尊中國而書同盟者正也會之不以其禮盟之或爽於義當觀前後事以求聖人之意如天王

崩而書同盟王人在會而書同盟與鄭人弒君於會晉不討賊而爲之盟齊人弒君立君晉不惟不能討又受賄而與之盟書同盟皆所以貶也晉所爲不義諸侯與之同諸侯亦有責焉或曰同病

楚恐非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之世內外土君者鄭忽與突也衛衍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而祭仲以突篡之衍之君國亦正也而孫林父以剽篡之其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後忽既復位而突自外入突乃賊也是故突之入

櫟以名入內外不二君也衛地而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衛入夷儀而不名內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衛入夫然後名衛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既死則無嫌於二君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已見僖三年宣八年舒鳩去楚而從吳從之正也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不與也是故國雖小而必著其亡以聲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置而不問曰鞭之長不及馬腹也鄭自比歲爲政者皆國之艮一歲再出師伐陳克捷有功春秋之書之褒也鄭與陳始皆從楚今鄭既自拔歸晉又能伐陳以撓楚春秋所以褒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公作謁諸樊也

劉氏謂吳子入人之境而不假道以此死乃畏厭溺之類其義非是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得春秋書法之旨愚謂吳太伯之後本非夷也以僭王而夷之自壽夢以來知尊中國預于夏盟與楚爲敵今以伐楚之故門于巢卒春秋錄其死事變常法而書爲其以攘夷而死也巢與楚衆

吳而戕之巢則夷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或曰衛甯殖孫林父逐其君而立剽逆也今殖之子喜殺剽而復其君於位尚足以蓋前人之愆而春秋名喜爲弑何哉曰據傳殖自知逐君之爲非臨死命其子以納君而掩已之惡彼其心曰衍吾之君也剽者吾之所立篡也我立之我不得而廢之汝爲我廢之而納吾君焉則吾死目瞑矣而不知此事在他人爲之則順而易在甯氏爲之則逆而難蓋立之以爲君事之以爲君又從而害之此所以爲不可而喜也又以利心臨之此所以不能

蓋其父愆而身反陷於大惡而春秋以弑君書矣

稽之傳喜受命于父之臨終五六年矣及是衛君入于夷儀使人語喜喻之以利其言曰苟得返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於是喜攻孫林父殺剽而納衛君喜事剽五六年一聞子鮮之餌躍然而從之此豈純乎爲義忠其君而成父之志者哉亦爲利而已矣以利而納舊君以利而殺所事之君不曰弑可乎然則將何如而可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于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于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爲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

南宋徐羡之謝晦廢營陽王未及殺之遂陷于弒君之罪此後世之事有類於古者也故衍之入剽之廢乃事理之當然當廢剽而歸之京師可也不可殺也則爲弒矣曰甯喜所以自處者則將若何曰衍既復於位喜辭國政而勿預避權遠勢闔門終其身如是可以成父志而免取大惡之名亦無後日之禍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或曰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入于彭城以叛晉欒盈入于曲沃不書入于曲沃以叛而孫林父乃以叛書何哉曰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也魚石

本無罪華元陷之欒盈本無罪士匄陷之故聖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書叛示華元士匄爲禍之首也若孫林父則叛之者也以一朝之忿稱兵犯上逐其君於外十有二年甯殖之子喜納君而逐林父喜麗於弒林父麗於叛春秋比而誅之惟其公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弒也范甯曰衍實與弒故録曰殺梁曰日歸見知弒以見之穀所言猶未甚失甯以與弒爲言則大誤不得不正之衛衍君也剽臣也篡國賊也衍入而剽誅正也衍之所得爲也春秋坐甯喜以弒以父

子既事之爲君而又殺之在喜則爲弒非謂衛衍
不得戮剽也以爲與弒是人君不得而誅篡賊豈
不誤之甚哉蓋春秋於國君之奔多不名之及其
反國而後以名書所以正其失國之罪如僖二十
八年衛侯鄭曹伯襄之反國是其例也衛衍之奔
不得爲無過而非有大過故其出不名今而歸結
正其罪名而復之春秋書法大率如此以與弒爲
言則失之遠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
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有
討於衛侯荀吳來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橫例
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此本范匄之罪是時趙武
爲政而不能反之武亦憒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
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嗚呼
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者
也霸者無他職事以主張名分而爲職晉自悼公
務以聲音笑貌而諂諸侯之大夫獎大夫而伉其
君而上陵下替之禍幾徧于中原而晉亦坐受其
弊矣孫林父作亂逐君人謂悼公必將討而戮之

乃反列于會而爲之定篡君之位衛獻流落在外十有二年而晉莫之恤也今剽死獻復入謂晉平必將召林父而戮之以蓋厥考輔篡之愧乃更受賊臣之譖而摧辱其君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吁平固甚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其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等剖分晉國之地而其主不悟良可喟也悼猶然而況於平之愚乎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會者僅四國之大夫惟魯公爲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卿不名而鄭良霄獨名書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宋向

戌不名據傳以其後至吁晉所爲無道若此其能久而不亡乎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國悼與平實有以啓之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禾切晉獻之戕其子獨與驪姬謀之耳宋平雖寵苟棄本無殺痤之心而棄也內連宦寺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之吁可畏哉而苟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曰宋公殺其世子痤公穀所謂目其君以著其惡者也傳者謂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自謀佐日以親痤日以疎

以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爲難隋煬所以傾勇其事似之勇則痤也楊素則左師向戌也獨孤后惡其子楊素從而陷之及隋文疾革乃悟則已無及身死人手爲天下笑由明不足以察姦內外相搆而爲讒故也

晉人執衛甯喜

據傳晉人執甯喜以其殺晉戍之在戚者甚矣晉之不能自反也夫戚衛叛臣盜竊以居晉當爲衛討而夷之乃反戍之以兵黨叛臣而伉其君何以爲盟主衛人之殺晉戍宜也乃以是執其君以及其臣蓋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是

時趙武爲政叔向爲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子者崇虛譽而無實亦何益於人國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于楚楚子爲之會陳蔡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於中夏而晉平昏庸不君惟諸大夫之所欲爲晉其替矣春秋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以警晉也讀春秋者謹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也

齊靈莊以狠暴相繼魯北鄙受兵幾無寧歲今景公立不待魯使至而慶封實來齊魯自是始通好賢君所為固與庸人異春秋書以美之景公者靈公子其母魯女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楚令尹子木又善於晉趙武欲弭諸侯之兵告於晉楚齊秦而為此會其名則善矣而未知所以為弭兵之說也宋鞅以秦楚搆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罷兵而孟子所以語之者則有仁義而已矣今向戌弭兵與宋鞅罷兵事有相類者

謂弭兵為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則未得其說夷狄之勢自是而愈張夫豈中國之利哉蓋征伐天子事也晉楚及其與國雖有華夷之辨而皆天子之建國也向戌而欲弭兵當先稟命京師已而馳告晉楚俾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焉盟于王庭自今以往有罪當討王命之討而後討四夷內侵王使之伐而後伐一如周家盛時之制夫如是兵庶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為說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中國諸侯一朝為夷狄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趙武向戌豈非中國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說晉人猶知有尊王之義其如楚之弗率何曰楚自用

兵以來令尹死者三四人內困於吳外困於晉其力已憊矣徒以恥出晉下是以日尋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聽命於王而南北罷兵亦楚國之福彼胡爲而不從不從則奉王命以臨之我則有辭矣是之謂弭兵之說（餘義又見豹及諸侯大夫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納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累上故也或曰子謂魯定公當誅季氏以正其逐君之罪今乃云甯喜非衛獻之所可殺何歟曰事不同也昭公魯君爲季氏所逐死於外定公立能不以季氏爲恩己討而誅之正也若剽者衛之篡君而非君也獻公則衛君也衛君命其臣誅篡賊既誅之而旋殺之是謂失信是謂食言其可行乎但甯氏既事剽爲君又從而殺之當坐弒君之罪非衛獻所可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之母弟也衛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甯喜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身衛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位而不能安鱄之奔是乎否邪曰鱄始銜其弟譏不友也或曰鱄之奔甯喜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君兄之命與甯喜固許之

專而殺之在衛獻爲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此古烈士之風故春秋録之書曰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穀梁乃曰鱄喜之徒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前以爲弒此以爲謀弒傳者釋義不精乃至於此鱄以君命諭喜使誅剽所誅者簒國之賊而鱄則忠於其君者也何謀弒之有哉春秋以喜事剽爲君而又殺之所以正君臣之分名之曰弒於鱄何有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是會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簒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也胡氏之說善矣愚謂中國之於外夷有冠屨之分此帝王之治亦春秋之法也今諸侯來集楚人遽求爲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遂長楚人春秋爲中國惜故先晉夫豈與晉之能讓哉況會盟於中國之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屨之常啓戎心而召後患趙武叔向無以辭其責也書諸侯之大夫無盟主也或曰兩不相下遂不爲之盟

其可乎曰前固言之矣晉當率諸侯朝王盟于天子之庭晉楚俱不得長所謂公天下而與之盟楚尚復何辭穀梁乃謂自是中國夷狄無侵伐者八年春秋善之諸儒或從其說愚竊惑焉晉君臣懷一時之晏安分霸權以遜夷狄楚人蓄銳伺隙大逞於後當虔之世中國夷狄之君俱被其毒晉坐視莫如之何由宋盟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杼既弑莊公而崔慶共爲政其必預於弑矣去年杼以家難而死慶封當國其權任可謂專矣而莊公之倖臣曰盧蒲癸王何者乃共謀討之殺其子慶舍慶封田而歸戰弗克遂來奔齊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莊公莊公之死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爲國君以倖臣爲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

夫之恥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羋戴并見下公在楚公至自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

杜注是月無乙未日胡文定曰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范甯謂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冊之常體其說亦可通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晉或逾年而返或歷時而返或歲首在外春秋惟書公出公至而不書公在今而書公在楚此春秋書法之一變也或者以公在楚與乾侯書法相類曰以季氏取卞之故公危不得入故書愚謂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屈中國而伸外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如楚復爲外夷所侮辱久乃得歸春秋所爲大戚是以特書公在楚閔中國諸侯之爲外夷屈也公如晉遇歲首不書公在晉今公如楚遇歲首必書公在楚外楚也夷狄朝內埋之常也中國諸侯旅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

者每變例而特書此類是也

庚午衞侯衎卒

闍弒吳子餘祭

穀梁曰闍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闍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闍不得君其君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左傳以為越俘之典門者弒之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愚觀吳之諸君易而無體往往以此蹈禍遏卒于巢猶曰以戎事故餘祭死于闍僚死于專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之書之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杞貶也以己事而僭王事是以貶事有關乎中國繫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類公也事有關乎救災恤患如城邢城緣陵城楚丘之類亦公也若是者合諸侯而城之夫誰曰不然今晉平為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煩諸侯是以己事而僭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則誅矣平王不撫其民人遠戍母家詩猶有刺而況區區霸國勞諸侯以城母家者乎春秋之書之貶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二王後自入春秋爵屢升降或伯或侯或子左傳以爲用夷禮故夷之穀梁則以爲時王之所黜諸儒有以爲春秋所貶者有以爲簡冊傳錄之誤者誤固有之何獨見于杞之一國乎或曰是歲晉以甚私親合諸侯而城杞春秋貶晉亦貶杞也不能自治其國而藉力于女子之從人者是固可鄙然當時諸侯之罪更有大於此者何獨杞一國屢見陞黜乎姑闕疑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曰吳稱子何也善其能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諸儒爲說不同穀得之荊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春秋皆從君臣同辭之例久而後書使椒君臣俱見今吳使始至於我而書君書大夫爲其能使賢故貴之耳胡文定乃以爲札者吳之公子不稱公子貶也讓國而生亂札爲之故因其聘貶之以示法胡公此論非所以施之季子亦非所以論春秋也季子非位居嫡長矯激而辭位者其兄弟四人季子爲季三兄更相讓次第君吳諸樊已死夷末之子皆有得國之心季子避而去之尚太伯之風春秋何貶焉世

淪俗數中國禮義所自出而臣弒其君子篡其父下陵其上不奪不饜而季子獨以讓國聞聖人嘉其爲中國而來將使篡君之賊僭上之人觀感而內愧必不以讓而少之胡公持論太偏恐爲後來惑不得不辨末訥又謂楚椒吳札皆以窺覘中國而來舛抑又甚矣椒何如人而可與季子同日語乎季子讓國之賢夷夏之所同仰聖人嘗大書以表其墓是豈窺覘中國之人乎或曰不書公子何哉曰吳使始通中國即用君臣俱見之例許之至矣不稱公子不書大夫正所以著其高讓之節矣熙焉楚椒秦術之例不與此同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據左傳齊公孫竈公孫竈卒高止出奔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許氏謂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許氏之義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穀梁曰不日者子奪父政夷之也何休注公羊亦

曰不日者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
其日愚謂楚商蔡般皆負覆載所不容之惡春秋
書之策即所以正其大戮有不待貶斥而見者日
不日非誅斥之所存有不必論矣嗟夫般之惡景
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
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鄭本
皆諸夏之與國中間爲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
常惟蔡自厥貉之會甘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
餘年其染於夷久矣般之逆殆爲商臣所染其積
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爲胡服而終有子禍去中國
即入於夷狄即胥爲禽獸此理之必然又

何怪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無下宋字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其以災卒也婦人
以貞爲行伯姬之婦道盡矣詳著其事賢伯姬也
愚案伯姬宋共公之夫人宋平公母也以魯成八
年歸於宋至是垂四十年蓋亦老矣當火災之作
必待傅姆而後避恪守婦節以逮於死先儒以爲
女中之伯夷其清風勁節足以風厲千古春秋是
以表而出之書宋災宋伯姬卒然宋平身爲國君
其母以逮火而死何以逭不孝之罪愚觀春秋書
法於宋平有深責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奔例已見成十一年

殺世子母弟而直書其君者甚之也陳止齋曰凡王殺不書莊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之類是也雖王世子不書惠王殺子頹是也甚者母弟亦不書襄王殺母弟帶是也必殺無罪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儈括作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傳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木訥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爲重鄭伯爲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此二說皆得經意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自周無外也義已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曰其稱謚何賢之也左傳杜注則曰從夫謚也蓋以宋共公之故謂夫人從其夫謚耳春秋之世夫人皆有謚伯姬獨從其夫猶古也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以此命卿爲過禮蓋魯人高共姬之節其禮視舊爲優耳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諸侯之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於其國中如宋之魚石晉之欒盈及此鄭良霄春秋之書之非特責亂者蓋責其國君與其執政之臣實有以召亂焉

通志堂

耳魚石之禍罪在華元欒盈之禍罪在范匄父子良霄之事雖非執政有以激之而執政者不善處事亦有責焉良霄固有沈湎之罪而公孫黑輒以私怒伐而焚之逐之黑之罪當誅奚疑子產畏駟氏戰于國中以死春秋書之責鄭國之無政也於良霄乎何誅及昭二年黑又爲亂以爭室之故幾欲兵其從兄由鄭國無政使無忌憚至此此子產之責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而不書葬者以爲復讎臣子之責必復讎而後可葬也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無臣無子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臣子親爲逆則無臣子之可責也魯隱不書葬猶望魯之臣子起而討賊也魯桓書葬則子非其子臣非其臣無與任討賊之事者故蔡景之弑子弑之也子弑父而自立爲君無子也無臣也而蔡復事於楚中國諸侯莫有過而問焉者則賊終無可討之日春秋於是始以葬書與魯桓書葬之例實相似弑而葬亦所以討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劉氏傅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晉人

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又曰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所爲天下憂彼弒君者臣弒君也子弒父也如是則夷狄也雖有粟吾得食諸此論偉矣劉氏始發之自入春秋會而書所以爲會之故惟桓二年魯齊陳鄭會于稷書以成宋亂及此會于澶淵書宋災故貶之深而明著其事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者也則將奚貶曰責晉也晉爲盟主視天下有弒君者從而掩覆之有逐君者從而羽翼之由悼迄平安尸霸權不復以主張風敎爲事今蔡般親弒其父罪大惡極中國所未嘗有也乃亦置而不問以宋災故勤十二國之大夫以爲此會舍人倫之大變治天災之常事此春秋所爲深責特書宋災故夷晉大夫與諸侯之大夫一以人書貶之深矣或曰蔡屬於楚其非中國諸侯之責乎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於夷者同日語乎晉人能仗大義而討蔡亦足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爲乃使楚虔持爲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無知亦甚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先是公朝于楚好其宮及歸以爲範而作之至是殁於楚宮杜氏云不居先君之正寢而安於所樂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以爲過毀而卒不薨不地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或曰諸侯之喪諸侯會之禮歟曰諸侯會諸侯之葬此周衰之變禮魯嘗行此於齊晉者也今滕子來會魯之譏也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子來會魯君葬滕之來魯之受皆有貶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義已見文十八年）

春秋書莒弑君者二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左傳以爲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愚不能無疑既辨之於前矣此書莒人弑其君密州左傳亦以爲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如左傳所紀二大惡俱在莒竊觀春秋書法必

不然也豈非二事適相類訛以傳訛史氏記錄之未審歟楚商臣般之爲逆春秋直著其罪曷嘗歸過其父遂隱弒賊之名而不書乎左傳乃云書莒人之弒其君罪之有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既廢於父見立於國人故有以弒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輿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以逃此名矣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之誤以之字爲以字其亦有見於此乎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三

昭公一 名裯襄公子母齊歸 周景王四年立是歲晉平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入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也皆繼先君而立承國於父昭公乃子野之弟母齊歸乃子野母敬歸之娣季氏越次而立之魯大夫穆叔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其娣子季氏不從則襄公諸子蓋有年長而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隱公之立正也先儒猶以爲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春秋不書即位今子野死昭公越次而立內無所承上

不稟命者也春秋何猶書即位乎嘗竊觀聖人之微旨昭公所以特書即位者正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竊魯國之柄犯上作亂漸至不制昭公起而誅之此人君之所得爲事不克濟殞身於外嗣子復爲賊臣所擯不得有國春秋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亂賊之戮故於昭公特書即位爲其有討亂之心與夫爲大夫所立而俛首屏氣受制於賊臣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書即位之變例蓋昭公之立與文成襄哀異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義已見襄二十

宋之盟虢之會夷之利而非中國福也愚前已論之因木訥所評有云趙武爲宋盟而弭天下之兵諸侯安之於是復率諸侯之大夫而爲天下之利甚大故春秋褒之吁誤矣木訥每以利害而談春秋愚恐爲後人之惑不容已於言也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內也帝王盛時事不復可談於衰世自入春秋以來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雖崛強自大而不得與晉齒也中國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宋向戌持弭兵之說以內交於二國辭

曰弭兵始謀未嘗欲驅中國諸侯而爲楚役也趙武不明内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于宋之盟首紊常經倒置冠履俾晉楚之與國交相見而中國諸侯宋魯鄭衛咸北面於夷楚之庭爲辱實大其甚悖義者始以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諸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爲烈而陋儒苟見目前之暫安遂以盟楚爲天下之大利是之謂邪說有國有家者所當深懲而痛絶雖加以正卯之戮殆不爲過也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爲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而謂春秋與之豈非誣乎

蓋春秋爲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夫豈謂晉人所行爲是褒之而無貶乎會盟于中原遜齋夷以爲長此豈小失而謂晉人以信爲本故春秋每書必先豈不大失春秋之本旨乎蓋穀梁左傳倡之後之儒者借說經以迎合時論愚讀書至此不能不爲憤歎也

三月取鄆公羊作運

公羊曰内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謂運叛而魯討之不當書取左氏以爲莒之鄆魯伐而取之諸儒多從左氏但鄆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入鄆襄十二年季宿救

台入鄆者莒鄆也傳謂魯莒爭鄆爲日久矣蓋地相接而名偶同此爲莒鄆何疑不書某帥師伐莒取鄆者爲魯諱亦以貶也諸侯方爲會而魯以兵取人之邑此與盜竊何以異是時昭公新立豈知爲此皆季氏所爲也蓋救台入鄆之時欲取而未得至是遂取而有之楚人欲治其罪趙武反曲爲辭說謂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自武爲是言當時諸侯益無所憚小國幾不能以自存楚亦用是輕中國韓之會所以肆行而罔忌武實有以召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義祈見隱七年

公羊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奔之惡也此秦后子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懼其及於禍使之奔晉傳謂鍼適晉有車千乘夫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車之多伉其君鍼之汰亦甚矣書秦伯之弟出奔晉不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則亂作於內誅不旋踵其所以卒得返國由母賢故爾后子豈得無罪三傳專責秦伯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以爲太原）

大鹵太原也狄來寇晉敗之於太原本無譏也據左傳晉人於是始毀車以爲行誘狄而敗之胡氏曰使後世卑戰法云崇尚步卒以變詐相高皆此等啓之書敗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義已見襄公三十年莒人弑君）

左傳以展輿爲弑君父之賊前既辨其不然矣但展輿者因國人弑君而得立不能爲父討賊莒之罪人也去疾乃密州之長子厥父舍長立少去疾自外而入展輿出奔春秋皆則當立者也今去疾自外而入繫之以國者展輿爲君不得不繫之以國繫而奔之耳去疾爲長則繫以國而入之雖然地居長當立而其父未嘗命之以爲世子則其立也爲挾大國之力非立之正優於衆公子之自外而入者不得不以世子自居矣故鄭忽在春秋之世獨得以世子而入所以存其爲長異乎庶孽之干正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前此取邑多矣未有疆其田者今而書帥師書疆鄆田何哉蓋魯之鄆與莒之鄆壤地相接名雖同而二國之境截然不可紊也今魯乘莒之有亂伐而兼之又懼莒人來爭不已故出師往疆其田疆之者不宜疆者也周之建國疆理具在取他人之

有又從而疆之重貶魯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傳謂公子圍弒之諡曰郟敖圍改名爲虔

春秋書卒而左傳以爲公子圍弒之凡弒而書卒者有之如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不書弒而弒之義見今麇死惟書楚子麇卒愚竊觀經旨疑傳所載之未實也蓋圍所弒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弒麇也何以言之麇病革圍聞其將死自外急歸乘君之殽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非弒其君麇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爲弒君者耳不然圍之罪顯著春秋何以不正其弒君之戮而惟以卒書乎自昭公之後夫子年在弱冠親見一時之事故據實而書之胡文定累數百千言求以通左氏之說辭雖繁而終未可通不若據經之爲實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之死當其罪矣稱國以殺何哉殺不以其罪耳黑之攻良霄也其罪固已當誅子產畏之而不能正也兄弟爭室其罪均當逐子產又畏之而

不能裁也今因其傷疾作始克明正典刑亦云晚矣以累上書言鄭國之無政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十二年傳又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互文以見義公凡六及河而復惟二十三年書至河有疾乃復者實以疾復愚謂昭公之立至此曾未兩年雖無可稱之善亦未有顯然可指之惡晉平拒而不見晉平甚庸豈知為此斯皆晉之強大夫黨於季氏踈絕其君以從季氏之欲愚意魯昭是時已有鋤治強宗之意將謀之晉君藉盟主之力而去之為季氏所先故屢及河而不得進春秋書之深著晉人黨臣抑君之罪亦以垂人臣外交之戒云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如滕特書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此著時而書雨雹又加以大字頻見於一冬也明年春正月又著月而書雨雹亦加大字頻見於一

月也陰陽和而爲雨露霜雪陰陽爭而爲雹歷時彌月而未已臣干君下陵上其兆見矣傳載申豐之言歸咎于藏冰之失胡氏駁之曰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苗霜雹則亦誣矣申豐季氏之黨故爲諂辭以塞人君遇災之懼左傳之録之過矣胡氏駁之甚當

北燕伯欵出奔齊（燕初見柘十二年）

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稱北燕所以別於南燕北燕爲山戎所隔齊桓公伐戎開道乃與中國通國君出奔有書名以奔者有不書名以奔者衛侯衎爲孫甯所逐奔而不名北燕伯欵爲諸大夫所脅奔而名之亦各以當時事爲書法之柳揚耳據傳北燕伯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則其奔也亦有以自取與孫甯作亂逐君其事差若不同此所以有名不名之異耳或曰嬖寵固不可任羣卿有若齊田魯季衛孫氏者其必任之可乎曰是所謂權臣非所謂公卿大夫也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近習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若夫控御權姦固自有道不可與近習謀（義已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義已見去年冬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書爵義見前

楚人執徐子

宋之盟虩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紊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趙武韓起叔向無以辭其責武起不學倚叔向以決大議而晉楚之從交相見與今茲求諸侯而為此會議皆從叔向而決而輕徇夷楚坐失夏盟遺中國以恥人謂叔向為忠且智吾但見其委曲順從以苟目前之安而已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於夷會者辱也魯以時祭辭衛以疾辭曹邾以難辭皆不至惟鄭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後至宋向戌鄭子產又從而獻禮焉嗚呼曹邾魯衛猶有羞惡之心子產鄭國之良伍於夷而不自以為恥豈非利害所迫失其本心者歟春秋序鄭於頓沈胡之前齒宋於淮夷之列夷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滅厲

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虔既得諸侯遂動兵伐吳吳雖與楚爲仇而預於中國會盟姬姓同盟之國也楚輒以兵加吳是之謂背盟晉之爲政者當召向戌責以楚人背盟首禍之故執而歸之京師遣使詰楚期以罷兵守境彼若不從我奉辭以問其罪師直爲壯未至遽出楚下而晉平荒淫不度其臣各爲其私坐視夷楚流毒中原略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辭繁而不殺哀晉人之失霸夷狄之禍方來而未已也或曰執齊慶封非討有罪乎曰楚虔弒嗣君而篡有其國賊之未討者也今伐吳執齊慶封而聲其弒君之罪是謂以賊討賊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爲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今楚虔怙其強大劫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爲義要當隨事而觀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鄫

先是莒人滅鄫公穀以鄫人取莒甥爲後是以著義爲滅愚從公穀之說今書取鄫左傳以爲莒實滅鄫公穀以鄫爲魯取之於莒公穀無文考之傳魯人常請屬鄫于晉鄫故魯之附庸其後莒以其子爲後于鄫視鄫爲彼之私屬魯莒既有積憾乘晉

霸之不綱爭鄫于莒而遂取之耳前曰莒人繼鄫之廟社猶存今爲魯所得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魯滅鄫而晉不問晉亦重可責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昭子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義已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舍中軍穀以爲復正公羊以爲復古皆非也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今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叔氏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蓋舍中軍非復爲二軍乃析三軍爲四而季氏獨有其二孟叔氏各有其一於是魯國兵權盡屬季氏昭公莫之能正不得正也而孟則羯亡而貜始正叔氏則豹卒而婼未安于位皆惟季氏所欲爲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父子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篡弒之肘則田常所爲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或曰春秋何以無貶曰兵有常制今季氏專魯作之未幾旋復舍之春秋書作於前書舍於後季氏變更軍制之罪不待貶斥而見矣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靈以屈申爲貳於吳而殺之殺之不以其罪也劉氏曰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弒而不能討國亂而

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責之甚當楚靈之圖篡也羣臣從者風靡不過爲保身保家之計既而卒不獲免爲人臣子者觀是知所鑒矣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人叛邑以爲已之私有不曰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已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中間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宿取

十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不晉而宿所爲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宿實有無將之罪左傳承魯之諂史以爲昭公造釁殆不然也義見昭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濆泉

秦伯卒

左傳以爲未同盟故不名公羊曰何以不名夷秦也匿嫡之名也注謂子生不以名令於國惟擇勇猛者立之嬰稻以嫡得立故名愚謂秦自穆公以

來遵禮守法未甘於夷也不應尚循弊俗如公羊所云但吉凶慶弔之事少通中國故史失其名春秋因之而書非貶也或曰秦人告不以名故略之亦恐未然前已辨之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而書人論者疑之而未得其說愚以爲人之於夷之會非進之中國之會與襄三年吳人會戚不同也胡文定以爲楚伐吳克朱方戮齊慶封討罪也吳不當興師以報楚於是復爲此役師出有名是故從之者皆進而稱人愚竊以爲未然也楚虔篡弑之賊罪之當討者也已有罪未討乃云

爲齊討賊春秋不以亂治亂以賊治賊也吳之幹楚楚之伐吳夷狄自相攻耳其從之者皆迫於威力烏知曲直義利之辨今謂其師出有名春秋併其從之者皆進而人之春秋進夷狄未有若是之驟者此人之於夷之會何疑若中國會盟則決無可進之理胡氏議論或過於峻輕於與關繫春秋條貫不容已於言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平公以寺人伊戾之讒害其太子而誅之矣既誅之則太子爲無罪而寺人可不必信今以合比之事觀之則伊戾死而寺人柳繼之復以伊戾所以譖太子者而譖其大臣坎用牲埋書以詛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適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有自來矣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潛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爲其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則貶也前此衛侯爲孫林父所逐晉不能討春秋貶焉今齊侯爲北燕伯出師實行霸討之事晉人有愧多矣春秋是以貴之而齊景公立心不剛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春秋書伐不書所以伐著其不能成功也是時晉平愚闇楚靈狂暴中國無霸人有左衽之憂齊固霸國景亦賢君而志不能以帥氣每欲有爲輒爲近倖小人所沮優游不斷以逮終老而國非其國矣惜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以爲燕暨齊平承去年齊侯伐燕而爲說也

穀梁以爲魯暨齊平以書法當從穀梁定十年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約而後會耳此先書暨齊平約之也繼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往盟之也但春秋有書及書暨之不同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我欲之曰及不得已曰暨是時魯婚於吳睦於晉而又附楚無意與齊爲盟齊欲之也故書暨然亦不可執一例而求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

穀梁曰鄭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注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穀梁此義其必有所授矣蓋所謂諱者特諱之於廟耳未聞生者而爲之諱衞之君臣同名乃其明證後之人以諂事君諱其所不當諱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自季友至行父雖專魯國猶善事其君無悖於臣節至于宿乘主幼盡盜兵權擅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爲所逐自後世而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魯國之大盜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案左傳陳哀公以溺愛之故欲廢太子偃師而立其孽子留屬留於司徒招招由是殺太子立留哀公縊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爲憂懼以至於縊以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爲之耳意者招與二姬謀廢嫡立庶如敬羸襄仲之所爲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不然將目君如晉獻宋平之殺矣

木訥云春秋書弟有二義其責皆在兄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過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相容是不友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爲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爲能制之者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

然招之惡亦既貫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平之召
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也雖然非陳侯寵
任之過不至於是故前書公子招此書陳侯之弟
叔弓如晉　未詒春秋惟鄭段一節講明至到諸說皆不能及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人作亂殺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
招楚不能討而縱之于越于徵師何罪而以為首
戮乎蓋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
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
招之罪繼書干徵師之死繼書孔奐之死言當討

者縱無罪者死傷夷誅之行乎中原莫得如正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成君
秋蒐于紅
蒐者蒐簡軍政之總名常事不書此所以書者譏
季氏挾兵權益有魯國漸至不制而書之耳傳稱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魯兵初不為
少井邑甸丘盡為強家所專制作三軍未幾復舍
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竊有其二兵皆季氏之兵
將皆季氏之將號令政事一出於季氏哀之世凡四蒐入春秋以來蒐
益哉自是迄於定
事未有如此頻者春秋備書於策著季氏專魯國

挾兵權以脅制其上是蒐也蓋季氏之蒐國何有焉書蒐書大蒐爲魯憂耳或以爲蒐春事而秋興之是故譏淺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與招同爲亂招其首也春秋既於今年春正招首惡之罪今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春秋復於此而正過同爲亂之罪招與過皆當有罪但首從之不同耳不去其官而書殺其罪亞也過以從而死招以首而放著夷楚之失制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奐

陳舜後也自晉悼公鄒之會逃盟而歸楚迨今三十四年甘爲夷役而不恥彼謂夷可託國而無復慮外之憂矣今夷爲不道乘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大不義與楚莊之討夏徵舒後先一轍莊取之而旋舍之靈則遂取爲己有明德之後百年之間再有夷禍此春秋所以動色而書之自春徂冬凡七見書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滅人之國也招自知罪在不貸郤兵開門以納虔虔德之而免其死孔奐者陳之舊臣

拒虔不受爲所殺春秋於陳亡招放之後而書奐死錄奐也杜氏以爲招黨誤矣吁留則奔之招則放之干徵師無罪而殺之孔奐守節而害之春秋備書以見楚靈之不道夷狄之禍方熾而未已爲中國憂也

葬陳哀公

或曰陳哀公之葬傳以爲衆嬖人殺馬毀玉以葬之春秋之書之何歟曰此書葬之變例也雖未復賊未討而以葬書國既亡無與任討賊之事者也國既亡而書葬亦所以存陳也孫泰山曰陳已滅此言葬陳哀公如未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

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熙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四

昭公二 周景王十二年晉平公二十五年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繼滅陳而書譏也楚爲無道乘陳有亂而盛兵以臨之遂滅人之國天下諸侯所當同嫉宋魯鄭衛畏其凶威皆遣大夫以會之魯獨見書譏也以望國倡許偪頓於虐會是故譏

許遷于夷已見成十五年又見昭十八年

夏四月陳災公羊作火

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存陳之義盡矣春秋於陳之亡書法深致其嚴謹自去年春

書陳亂夏書楚殺陳行人秋書留奔過死冬遂書楚滅陳放招殺奚葬陳哀公一年之閒專書陳事夫陳已亡而猶葬之者示陳之未亡也及是陳已爲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於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或曰陳已亡無告災者魯史安得而書之乎曰此聖人因陳災而著存陳之義夫豈舊史所能及乎是時夫子年既長見而知之不皆據舊史也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冬而築時也所以書則譏築囿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爲囿其以爲游觀之地乎其以爲講武之處乎是時三家用事魯君僅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爲季氏畋民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鄆之戰四卿俱書譏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諸卿皆從也今伐莒而三卿俱行譏季氏所欲爲而二卿奔走後先惟命之承非但誅其伐國誅其無君也

胡氏曰前已舍中軍此復三卿並將以出季氏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副則三軍固在以爲復古

者非也但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耳舍
中軍非復爲二軍乃析三軍以爲四季氏獨將二
軍兵愈多權愈重此所以遂至不可制階此爲亂
而昭公孫于齊矣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也 昭公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
此討賊也雖誘之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
不與也或曰蔡般負覆載所不容之罪楚子討之
春秋以名書與般俱名何也曰仗大義以行其大
不義仗大信以行其大不信春秋所甚惡也虔利
陳之亂而滅其國既得滅國之利復以謀陳者謀
蔡誘般殺之襲取其國詐以滅陳又詐以滅蔡又
用蔡世子於淫昏之社狂暴險恣無復一分人理
是故春秋特變例而名之與般俱以名書不與虔
以討賊之義也穀梁以爲夷狄之君誘殺中國之

君故謹而名之愚謂弑父與君夫人皆得而誅之中國不能治夷狄治之亦春秋所許但虔利人之難而滅其國故特正其罪而名之耳使虔於討般之後謀之於晉請之於王更立君以定蔡已無所利焉則春秋猶將許之何遽至於名之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曩之妾敬歸之婦也妾母僭夫人自成風以來春秋皆有譏至是始無譏非無譏也僭禮之罪在僖宣後之子孫率循弊典有不足責焉耳然直書其事而無所隱乃所以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是月也君母歸氏薨蒐事不為之中卻晉大夫叔向聞之曰國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忌君公室且將卑矣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內也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之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言強家之不忌君是以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或曰喪不可蒐歟曰蒐常事也喪變事也當變而常是故為不可非謂國有喪武備不可講也

仲孫玃會邾子盟于浸祥

喪不貳事禮也前既蒐于比蒲此復為浸祥之會

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爲
魯諱與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春秋不得爲之
諱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案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
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
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
擊逐之義之所得爲也爲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
以違載書擅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寘不
蠻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乎聊而誅之用事者庸

猥無能乃使人卑詞爲蔡請盟爲夷所侮辱而蔡
遂滅矣厥憖之會欲以何爲既乃逡巡而引退晉
君猶有知韓起其不爲首戮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楚師滅蔡繼書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
著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
之名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爲春秋所錄合
二說而書法見矣般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
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遽以君位自居亦未甘
出夷楚之下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

亡身死祀紀季以酅入齊苟爲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乘其父之篤疾殺父之壁而篡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錄其爲宗社死公羊以爲父坐弒誅子不得有其國者是亦一說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返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爲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魯昭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勸使改圖良以是故

二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
取鄆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至於再又受其
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晉人
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郤豈
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
穀梁之說必有所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
故及虔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
懷寵恥祿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慭與南蒯叔仲小謀訾季氏懼不克而奔事
詳見明年叔弓圍費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
故狄稱之注謂鮮虞爲姬姓之狄居於中山故曰

通志堂

中國愚以爲未得經意晉自平公舉霸權而遜之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夷狄之庭人有左衽之憂及是楚滅陳滅蔡伐吳圍徐中國之人延頸企踵以望晉人出師一大創治之晉之君臣憯然一無所問方且加兵於弱小無罪之國爲逐利自私之計是故狄之陳止齋曰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臣無中國志也楚虔篡國之賊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劫制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未已無志於中國也於是狄晉此說得之呂氏乃曰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晉伐鮮虞略辭以爲遠者有不可得而詳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爲褒貶輕重此說疎與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凡狄晉狄秦之類皆書法條貫之所在烏可忽乎

義又見十五年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或曰此南蒯叛季氏而叔弓以兵圍之不書蒯叛何也曰家臣而知尊公室而自爲其私計夫然後爲叛矣南蒯之始謀爲此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春秋烏得而正其罪卒之以費奔齊其叛狀乃著於是爲叛

矣曰家臣而尊公室於義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
天子之臣也大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諸侯叛王
大夫與之俱叛不可也大夫叛諸侯家臣與之俱
叛不可也諸侯之臣叶諸侯以尊天子大夫之臣
叶大夫以尊諸侯正也魯季氏秉政五世至宿意
如犯上作亂無所不爲使爲之家臣者知大義之
所在勉季氏以忠約季氏以禮舉兵權而歸之公
上固魯國之令臣也奚其叛而南蒯之心則非純
乎爲國者既以告公未幾乃以費叛歸于齊則魯
之叛臣矣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強公室者乃亂
賊之黨同惡相濟之悖而傳者猶有取焉愚竊

不敢謂然也且以後世之事而揆之如王莽曹操
司馬懿父子之謀爲不軌與唐藩鎮之稱兵犯上
皆有腹心爪牙輔成其惡則家臣之類也知有所
事不知有國莫不以叛臣目之至於家臣輔大夫
爲逆則不以爲非然則莽操懿之臣猶得爲忠於
所事乎春秋書叔弓圍費不書叛蓋有深意後儒
不能深識惟曰家臣不當叛大夫誤矣大夫所爲
正而家臣叛之是之謂叛大夫叛而家臣正之奚
其叛義又見定八年
益竊竇王大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據左傳所載不能盡得經意今從公穀爲斷虔與

公子比公子棄疾皆共王之子郟敖之死公子比奔晉公子棄疾事虔爲蔡公虔無道暴師乾谿以圖非望之福棄疾因民之怨召比於晉而立之公羊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令於乾谿曰比既立矣衆散而虔以縊死此其實也比自晉而歸實預初議左傳乃謂觀從獨爲此謀矯棄疾之命召比於晉強與之盟然後襲蔡蔡公始覺愚以爲區區一觀從豈能獨辦此事蓋棄疾與比內外合謀而爲之也棄疾始爲此謀而春秋歸獄於比以比自晉而入主於代虔比入而虔死虔死而比立則弑君之罪當在比矣左傳以爲比不知始謀歸國而後知之必無是也書自晉歸于楚穀梁以爲晉有奉者是也或曰虔非篡國之賊乎曰始虔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爲義篡者爲賊從州吁無知之討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君其處其得謂之討賊乎或曰比未嘗事虔爲君而坐之以弑君之罪何歟曰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弑其兄而己自爲君不曰弑君可乎使比於虔之既死固執子臧之節從衆望而立君則不可以弑言矣蓋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爲篡弑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立是
二傳作殺公羊作弒當從公羊弒者下戕其上之
名楚虔之死棄疾弒之公子比之立棄疾立之立
之則君之矣君之而又殺之則弒也比不成爲君
則稱公子比棄疾既嘗君比則加之首惡之名所
以正棄疾弒比之罪比未嘗事虔爲君而猶以弒
書棄疾實已君比豈得不謂之弒諸儒多從二傳
爲殺其擇之未精乎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同盟義已見
成十七年

自晉楚爲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
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
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
覆亡晉昭乃復爲會于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瘓沉
痼之人精采銷鑠殆盡強自支柱人之見之者知
其無能有爲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
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
王人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
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戎曰公不
與盟魯之恥也而春秋不諱何哉曰春秋於魯事
之當諱者或以責魯或以責外沙隨之會書晉侯

不見公責在晉也平丘之會書公不與盟責在魯也魯乘晉人之衰侵暴邾莒受其叛人入其土地復加之以兵春秋前此備書之皆貶也至是晉人伸其霸討辭公於會而執意如晉之所行者是故其責在魯書公不與盟若公之自不與盟雖爲公諱亦責公也胡文定乃以是責晉以爲信蠻夷之詐絶兄弟之歡其未然歟蓋書同盟所以貶晉書公不與盟則不可以言貶晉春秋有一事再書而前後取與不同者此是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人暴莒亦甚矣然皆季氏之所爲非其君責晉人豈不知之苟欲伸其霸討當治意如之罪豈惟爲莒執之抑亦爲魯治之可也夫以人臣而據兵權擅侵伐不有君命陵蔑小國怙終不改至于再三肆之市朝夫豈爲過前此晉平庸闇公欲誅而無路今晉昭始立必有以季氏無狀告之者故辭公于會而執意如執之是也當究其罪之所在顯示誅斥而晉昭開明之天理終晦蝕於羣下之私情是年冬公如晉復見卻而意如乃得無事以歸公不得見意如得歸是君之辭終不能勝於其臣而晉之無政猶前日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愚謂陳蔡之滅楚虔滅之也今其復之者楚平棄疾也國固成周之建國何專封之有哉然春秋以自歸爲文者其著義自有所在蓋陳蔡者中國之諸侯而爲外夷所滅今復爲外夷所存中國無盟主諸夏無方伯始其滅也不能救今其復也無所預此中國之恥也故春秋於陳蔡之歸皆以自歸爲文者爲中國諱也不言復而言歸國固其國幸其已而得存去而復來是故皆爵以歸之與鄭突曹赤之爲歸異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楚蔡之仇也大讎未報仇人已殞春秋之義不葬者也今以國復而葬亦變例耳或曰楚虔滅蔡而棄疾復之春秋書葬所以釋其不共戴天之憾曰不共戴天之憾而可釋乎爲公羊之學者謂晉人會于平丘欲爲陳蔡討楚楚懼而亟復二國雖復其名猶制其實是其爲憾可得而釋乎昭侯柏舉之役大義所當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州來吳楚中間要害處或以爲楚之附庸成七年

吳人入之當撫而有之以爲外屏亦控楚之一策也乃不能然今又五十載復以兵入之遂從而殘毀之其地卒歸於楚吳不能有也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不言取而言城見吳人之不能有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與意如相出入於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遂於晉此其實也如昔昭辭公於會而執意如人猶冀其明正強臣專兵之討俄而得釋季氏愈張魯君愈削乾侯之禍作矣春秋書意如至自晉誅也自意如執至此間事隔歲而書名不書族去

族求免其身而陷其君是以有誅二十三年叔孫婼見執及其歸也書叔孫婼至自晉比事而觀可以識聖人之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郊公去疾之子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人侵莒取其地晉修霸討執意如而辭昭公于會魯莒因是有怨不往會其葬是以闕書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庚輿以弟繼兄篡也蒲餘侯
首亂者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苦之舊臣也蒲餘
侯與公子鐸比而爲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輿于
齊而立之意恢之死爲君故耳春秋不書郊公之
奔庚輿之入郊公不能君庚輿由是以篡也繼昔
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
者也君在喪而已爲政國之安危休戚於是乎寄
郊公居喪不感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
亂而不能豫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
書死難而書見殺曹甚無大夫故不書大夫義又
午淡輿
十四分

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夷昧
謁餘祭夷昧季子同母兄弟也約以位相讓迭爲
君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季子避而
去之於是夷昧之子僚立焉未幾爲謁之子闔廬
所殺論者謂季子不當辭位而召亂非知季子者
也亦非深識當時事者也季子之讓已著於平日
非夷昧死而後讓也爲夷昧者當明季子之讓節
以國授之闔廬是謂以嫡繼長宋穆公之與夷是
也顧不能然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而召
亂闔廬固當坐首惡之罪夷昧實有責焉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穀以告爲合禮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應待祭畢乃告諸說多從之愚以衛柳莊魯叔弓二事而觀而知禮意之所在矣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爲之變其常也及聞其死請於尸而往而釋服遂以賻之不但撤樂併撤祭而往感大臣之意過於尊祖非禮之正謂之失禮可也今叔弓之喪據傳叔弓預於祭涖事猝有疾死則君爲之撤樂卒事其可也若叔弓自殺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畢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死去籥禮例不同不可引以爲證武宮者或以爲成六年所立之武宮非也魯用天子禮樂有兩世室魯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爲不毀之廟茲因大祭有事于武宮叔弓當此時而暴卒故爲之去樂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平即位未幾反虐存陳與蔡若有古人之風然以傳之所紀蔡雖存不能國也朝吳蔡之舊

人楚平自爲蔡公與之善及得國仍俾居蔡費無極者讒人也害其寵而傾之以是故奔其後蔡之二君入楚而不復昭侯又將見留以賂而免卒復大讎義見於朱之奔東國之死柏舉之戰

或曰鮮虞之伐前則狄之後則否何歟曰狄之變常法而狄之君及大夫咸有貶焉耳書某帥師伐某責將也鮮虞之伐始倡其議者荀吳也其後再伐三伐卒滅其國而後已者皆荀吳也是以貶或謂春秋以荀吳不受鼓之叛人是以無貶夫伐

鮮虞伐同姓無罪之國又動兵至於再三乃大不義春秋豈以細故小節而遂貸其貶乎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法也錄細故而置大罪於不問夫豈聖人垂法之意春秋於伐鮮虞一事深有貶於晉

冬公如晉義見至自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也楚成伐徐桓躬帥諸侯動大師以救之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爲中國計蓋懼楚師之浸淫而有震鄰之憂耳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爲左右

望之計視桓公之存徐有愧多矣傳言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賂以鼎與之盟而歸春秋書伐國而云某侯伐某是皆有意讀者謹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比類虔之誘蔡而為言也蓋誘一也虔以施之中國而棄疾用之蠻夷故春秋誅虔而略棄疾然書誘書殺蓋亦罪之深特不名耳楚大蠻小皆以子稱又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陵況誘而殺之乎

夏公至自晉

左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平丘之會晉人辭公而執意如討其侵莒取地執之是也已而意如得釋罰不加毫毛今公如晉晉復止公踰歲涉三時之久乃得還由晉昭昏孱大夫強恣故意如與魯君相出入於晉意如實陷其君也其後昭公憤激不能平興兵以討之勢有不容已而所任非人卒以致敗論者謂魯昭伐季氏為啓釁非深知當時事者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服昭伯從公如晉歸語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

逐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子服回可謂善覘國者矣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頃以迨于三強大夫實爲之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